

# 听百姓诉情

陈保平

浦东人大这几年有个蛮好的做法,让所属市人大代表每人联系一个居民点,不定期听取居民意见,代表可下情上达,督促政府部门履行职责。我的点在航头镇鹤沙航城社区,面积5.03平方公里,一个超大型的新社区,可容纳15万人,现在刚入住1.5万余人。

那天高温38℃,下午我约了近十位居民听意见。他们顶着烈日,从不同小区来到社区中心参加座谈会。让我惊讶的是这个社区中心规模之大、服务功能之全、环境设施之好,彻底颠覆了过去我们对居委会的概念。可惜这么宽敞舒适的地方,还是显得有点冷清。

发言的居民都很直率,也很讲道理,有好讲好,提意见从不拐弯抹角。他们都感谢政府改变了他们的居住环境,说过去虽住上海城里,房间小得像笼子,白天见不到阳光,晚上龟缩在高墙底下,看不见星星。现在空气新鲜,视觉开阔,早晨起床就见蓝天白云。夜里坐在阳台上乘凉,还可听到蛙声。就是,交通骑车不方便,班车20分钟一班,常常不准时,去一趟市中心,总要两个小时,好像住在外地。629空调车热得像蒸笼,陪姆妈看趟病一清早出去,回来太阳已西斜。还有,服务设施不全,居民区只有一点小超市,买东西老不方便。介许多退休职工,只有一家农业银行门店,但他们的退休工资大都在工商银行、邮政储蓄所,跨行取工资要收管理费,一些老人为了省几元钱,就两个月取一次工资。他们说:“银行太势利了,为啥介大的社区,工商银行不能设一个营业处?”

来这里住的人家大多把城里小房子留给了小囡,这样的群体,有车族风毛麟角,但规划设计者没想到这点,停车场空地一大块,荒着,但自行车、电瓶车、助动车没地方停放,只能天天搬上搬下,蛮好的楼道,门口各种单车进进出出,磕磕碰碰,有的充电拉线板从六楼一直挂下来,乱糟糟,破坏了小区景观。

除了对政府部门的意见,大家对居民自身的素质也提出了要求,有的小区居民把绿化带的花草锄了,种菜栽瓜,施肥撒药,污染了周边环境;有的居民养猫养狗,不像市区许多市民随身带着塑料袋,及时清除宠物粪便……大型社区虽在郊外,但毕竟是城镇化的部分,公共空间的意识不能没有,不能再像农村的生活方式,自由散漫惯了。从他们的谈吐中可以发现,长期住在老城区的居民已形成了市民意识,对什么是政府职能,什么是社区规范,什么是自身素养都有清晰的边界。

来参加座谈会的除了社区办公室主任,还有两位社区工作者,她们30多岁,戴着蓝色胸卡,脸上始终挂着笑容,眼神热忱安静,好像一点不为外界的浮华和日常琐碎所动,给人一种在为他人服务中得到满足的温暖。她们努力向参会者说明小区发展有关情况,表示要为大家做好服务的心意。这与某些职场女性的紧张、抱怨、工于心计形成很大反差。她们是自然的、少声张的、忠于本职的。估计社工们的待遇现在也不会高,但她们的笑容和眼神告诉你,在精神上,她们一点也不贫困。于是会想,我们被称作公仆的官员,人大代表不也是社工么?我们有像她们那样的笑容和眼神么?有像她们那样沉浸在为他人服务的满足感中么?不能说没有,但与挂蓝牌子的社工们相比仍有差距。也许,差别在于我们只是意识到从群众中来,要到群众中去,而她们是每天都生活在群众中,同冷暖、共甘苦,她们是群众的一分子。

## 故事

周伟民

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,邓丽君有一首优美的歌——《小城故事》:“小城故事多,充满喜悦和乐……”我们的生活阅历有限,生活圈子里有限,通过故事,分享别人的喜怒哀乐,能丰富我们的生活,拓宽我们的视野,弥补我们的不足。小说、戏剧,只要是有人物的文艺作品,都在讲述着别人的故事……其实,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,有的惊心动魄,有的精彩纷呈,当然,更多的是平淡无奇,但只要要是真实的人生,对别人,对子孙都会有教益,有启示,有感动,都会受到尊重(……)就怕你用虚伪的东西糊弄人,显摆自己,那就难怪别人轻视地说你:“又在编故事了!”或“不要再编故事了!”



夜光杯

2002年5月,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向我反映,说有人把泔脚油掺进食用油后出售,从中牟取暴利。

为了尽快查明真相,我们首先来到了有“美食街”之称的黄河路,几分钟过后就发现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掏油者,他车上挂着两个脏兮兮、油光光的大油桶,加上一根长长的勺子。短短的一条黄河路,不一会,这个掏油者就把三四个窰井都彻底搜刮了一遍,我们一路跟踪,为了盯住这辆走街穿巷的自行车,临时雇用了一辆摩托车,跟着这个掏油者先后来到了乍浦路美食街、云南路小吃街。中午时分,他吃了二个随身带的馒头,又奔走在市中心闹市区大大小小的饭店和酒家附近,掏个不停。下午五点左右,这个掏油者终于收集了满

说起来,刘绍刚既与我同宗,且大致同属一个行当,此外,他还是我的山东老乡。

我和绍刚兄相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烟台,当时我俩都三十多岁,可谓血气方刚。我清晰地记得那次见面,似乎恰逢绍刚才获得“全国首届篆刻征稿评比”一等奖的殊荣不久。对此,他非但没有丝毫沾沾自喜的样子,反倒愈谦恭有加,这让我印象深刻。打那时起,我们便有了以后的几十年的交往。自然是,此类交往要说频繁密切也许未必,倒经常是我公差北京,或者是绍刚来沪,于是便互通个电话吃个饭,天南地北地神聊一会,然后心满意足地微醺而归。但有一点或许是惯例,那就是两人当中倘若谁出了新书,便一定要带来请求“斧正”。

其实,从涉艺的经历上讲,绍刚兄出道很早。我当然知道,从1979年起,他便师从我国著名书法篆刻大家蒋维崧先生学习传统艺术,彼时,蒋先生正执教山东大学主政古文字专业。孰料七年之后,绍刚考上了山大蒋教授指导的“文字·书法方向汉语语言文字专业”硕士研究生,成了老师门下日日相随的名正言顺的弟子。

如今,这么多年过去,每次我和绍刚遇见,无论何时何地,话题只要涉及到古文字抑或是书法篆刻之类,他总是一句一个“蒋先生”地不迭于口,那种对恩师的毕恭毕敬近似虔诚的神情,真叫人感动。

话说回来,彼时,堪称幸运的刘绍刚在蒋维崧先生门下读研,致使自己得以在书法艺术、书法史论,以及汉语文字学等领域收益多多。此间整整四年的系统课目,与往日纯粹由兴趣而起的零星学习方式岂可同日而语,加上绍刚如饥似渴一日不闲的治学态度,他的知识层面日趋丰富起来。在对中国文字一门的本性质认知过程中,尤其是在熟识汉字结字特性、笔体演变规律与书写艺术的彼此关系上,对已有实践体验和创作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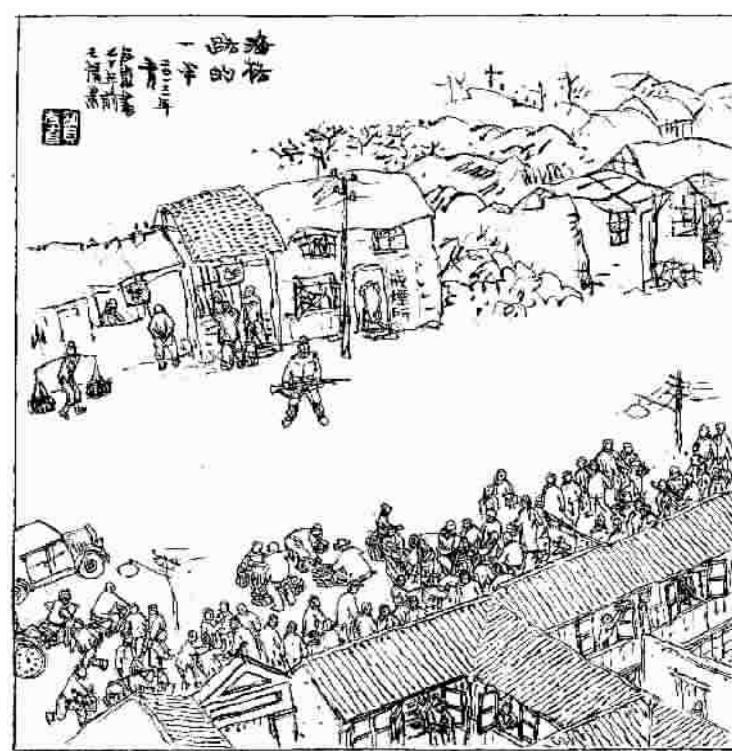
累的绍刚兄来说,可谓豁然开朗耳目一新。

在这二十多年里,且不论绍刚在中央美院书法教研室执教十年的漫长经历,单就近些年来他所陆续发表和出版的《十六国时期高昌郡书法简论》《秦泰山刻石传本两种考》《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几个问题》《儒学与东汉魏晋书法艺术的发展》《楚简书法概论》和《蒋维崧先生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》,以及主编《出土文献研究》《新疆博物馆新获文献》,参加编写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》和《肩水金关汉简》等在业内有着广泛影响的或论或著,人们便可大抵明了刘绍刚在业界的所作所为。

除了这些学术文篇外,自1992年起,绍刚兄便着手为业师筹划出版《蒋维崧印存》。此后又陆续出版了《蒋维崧临商周金文》《二十世纪书法名家——蒋维崧》《乔大壮印蜕》(乔为蒋氏之师)和《蒋维崧印集》等前辈著作。其间,绍刚的书作除了参加诸如《全国第四届书法篆刻展》等国家级展览外,在蒋先生的指导下,2000年他还为济南历山以金文创作了高八尺广二丈八尺的《书·舜典》摩崖之作。后两年,绍刚根据《史记》等记载及泰山刻石

“安国本”、“绛帖本”拓本,又对泰山刻石的行款、文字进行了勘证,并以秦汉金石文字补足书写了《秦·泰山刻石》巨作。与此同时,他的书法创作成果也先后体现在《篆书诗词名句选》《刘绍刚印存》《刘绍刚篆书舜典》《孔子论学八体书二种》《见贤思齐——先秦诸子语录》等作品集之中。

往绍刚兄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,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,现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。身为研究员的刘绍刚,主要从事简牍帛书整理研究及艺术史研究,古文字研究自是他的当行所在,从这一点上讲,称他是位学者型书家大致也合情合理。然而由此引出的另一个话题是,此类书家尽管跟自己的职业有关,而事实上却也不至于



旧时(租界)的海格路徐家汇路至台斯脱

## 海格路的一半

贺友直 图/文

如今这段路是徐家汇商业区,商场有港汇、东方、太平洋,高新技术产品的有电脑、数码销售中心。徐家汇地铁站每天进出的人数总有好几十万。这一对比,真是天壤之别。

走街穿巷忆旧事

凡属为文者,皆可自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型书家的。由此看来,要造就一个书家的重要条件,除了须具备过硬的技法手段之外,更重要的,恐怕还在于作书者的学问、识见积淀而成的全面修行和精神境界,这无疑铸成作品灵魂的基础所在。

故尔我想说,绍刚笔下的唯常年沉湎古代文字而致的古朴清丽之风,虽说面目不算广泛多样,但有此蜕变为深厚摹勒之功的自家笔体,已称足够。试问古往今来,中国书法史上名副其实的所谓“四体皆擅”者,可有几人?

“夜色”轻声说,我已准备就绪,“时间”便欣然走来,在浓酽的黑暗中,剥出一个精致的核,游人纷纷注目,他们用一片真心,在核中注入红红的欢喜,也注入流年梦影,依稀往事。

核渐渐圆满为小镇,但核上的沟壑还在,它们便是清清亮亮的流水,幽幽长长的麻石子路。我们在镇上轻盈游走,横走竖走,拾掇些文化碎锦;斜走直走,与野老谈古论今。

也许有人会说,古镇的生活太寂寞了,是的,天天生活在弄堂和水巷中,的确寂寞,但寂寞得滋味醇厚。在红尘繁华之地待久了,才会觉得寂寞的好。何况,精神自由,何言寂寞?你听,姑娘的清唱,能将星空一直抬升到梦幻的高度。“雍容”环绕水巷,“温柔”触摸万物。酒幌上,波心里,荡漾甜甜的风的酒窝,水的酒窝……

曾经,个别不安分的“灯笼”驾扁舟远走他乡,但两岸的生活是如此闲适,以致忘记了按时守望小舟的归期。石板缝里的青草在微暗中絮语:雕花的镇石压角的墨宝,需要等候梦的反刍,才会像对陈年时光的念想一样,变得长久,熨帖。

## 菩萨蛮

### 贺上海作协第九次会员大会

林青

屏晶笺素流春夏,秋城欢聚亲风雅。型转耐详观,象新助助研。塑人含彩笔,问史藏烟志。江水漾文踪,海关碰盏钟。

据知情人介绍,这个收购点收购的泔脚油,大都是从饭店收购来的废油和经地下加工点熬制的泔脚油,他们把这种油通称为“老油”,食用油和老油一般按照3:2的比例混合,他们平均每天要用去老油五到六桶,每月的利润就高达四五万元。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,拍摄的难度也越来越大,为了躲避打击,他们不断改变运货时间,变换运输路线,行动十分神秘。为了不让跟踪的目标脱离我们的视线,我们采取二十四小时的守候,有时在采访车上过夜;有时为了选择有利的拍摄位置而攀上高楼,钻进废弃多年的仓库。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,饿肚子是常有的事。

跟踪这些泔脚油的运输过程中,我们发现这些泔脚油都

被运往沪宜公路上的一家大型油库,来这儿运油的车辆络绎不绝,不仅有1-2吨的小型货车,还有大型的油罐车,频繁地出入这个油库,通过在这里的兑制,将这些混合好的劣质食用油送往各个销售点,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横跨普陀、嘉定、宝山等地区的地下产、供、销油品销售网络,有的还直接送往市内的一些饭店和大型农贸市场。

在我们一个月的明察暗访之后,市有关部门进行了联合执法,对上述地下油品加工点进行了查封,没收了大量的泔脚油,仅从沪宜公路一家大型油库当场就查封了刚制作成的泔脚油20吨。

采访拍摄邓小平视察的场景令人难忘,明请看本栏。

新闻的力量



## 江南小镇

谈建国